

## 尖叶草

□沈晖

正在午睡的老婆突然接到上海小妹的电话,说其孙女得了慢性咽喉炎久治不愈,听人说用尖叶草煎汤喝疗效特好,因此想请我老婆挖些尖叶草晒干后邮寄过去。

被电话吵醒后我反正睡不着,就和老伴挎着竹篮,拿着铲子一起来到公路北侧的田野寻找尖叶草。

尖叶草,也叫刺尖草,药名藟草,是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其枝高30~50多厘米,长着碧绿的小叶子,叶缘有细密的刺齿,头状有黄色或紫红色的花冠,好似球形直立于茎端,也挺好看的。真如有诗曰:野有小藟,触目眩矔。生叶碧绿,开花紫红。茎直刺尖,根白肉丰。

其实,尖叶草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。上小学时,语文书上就有《鲁班学艺》一文,从而知道,春秋战国时期的鲁班是我国木工行业的祖师爷,传说中木工用的刨子、曲尺都是他发明的,甚至还在使用的锯子,就与尖叶草有关。

再说,尖叶草还是猪、羊的好饲料。每到夏天,农村田野沟边,尖叶草、蒲公英、猪占草等随处可见。小时候,学校一放晚学,我就喊着伙伴挎着篮子去铲草。但特别小心的是,看到尖叶草,一定要所握其根部拔出,而不能揪其叶子,不然就会割破手指而流血。

尖叶草还是一味草药,具有凉血、止血、散瘀消肿功能。记得11岁那年,

## 像一道闪电

□海狼

就此开始,从云端垂落

一路的光瀑,此起彼伏,奔腾不息

执剑扬鞭,天马行空,苍穹的腋下

有透明的开阔,四荒八野,无法想象

黑暗中,你写一封夏天的书信

滔滔涌进,我的江南大地

如此静默,犹若光阴,将撕裂的脉络

呼啸着,嵌入我的凡体肉身

年,老师带着我们来到学校邻近的一个生产队参加捡麦穗劳动。那天太阳火辣辣的,天气有些闷热。谁知临近中午,我突然感到鼻子有一股血腥味,接着好似湿热的鼻涕流出,我用衣袖一擦,啊,是血?当时有点懵了,一旁的同学也惊呼起来。这时一位老大爷走过来,叫我倚着田埂仰面躺下,然后拔了一棵尖叶草,选择几片嫩叶放在手中反复揉搓,接着塞进我的鼻孔,顿时一股青草味随之而来,不过一刻钟后,鼻血止了。

虽说此事过去了三十多年,之后我再也没出现过鼻出血。

这时,我和老伴来到公路北侧。雨后初晴的乡村田野,清新的空气令人十分惬意。大路旁、泖沟边,雨露滋润水草疯长。尖叶草、狗尾巴、蒲公英等,青青的叶子上滚动着晶莹的水珠,五颜六色的小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真有“叶舒春夏绿,花吐浅深红”之状。可笑的是一只小蜗牛刚爬上尖叶草,就碰到锋利的锯齿,痛得它滚落下来。

我和老伴走进农田,沿着泖沟边,一人提篮一人铲,不到一个小时,就铲到一篮尖叶草。

“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”。老伴哼着小曲,一回家就来到厨房,先将篮子里的尖叶草轻轻地倒在灶台上,接着拧开水龙头一叶叶地冲洗,然后摊在阳台上沥净、晾干,让太阳慢慢地晒着。

风云汹涌,在久酿的怀想中潜伏

你抵达的路途,雷声震动,锋芒毕露

就这样守望,你是有根的植物,枝枝蔓蔓

茂密地盛开在我内心的江山里

你要的真相,那么纯粹,扑临人间

与蛙鼓,蝉琴,尘世,交织在一起

像一道闪电,用火淬骨,用救赎兑现诺言

我出门独行,在大雨倾盆中独饮午夜

芬芳  
一叶

□沈晖

赏  
花陈  
顺  
源

## 泥螺情

□陆志秋

泥螺虽小,却有一个响亮的称号——东海大菜。

泥螺以吸收海滩泥里的微生物生长,食用泥螺质脆鲜美,是海八鲜之一,也是沿海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。

头甲海是个半农半渔的村子。东村人家是海户,跑小海为生;西村人家是农户,种田为生。海户中有个倪大海是捉泥螺的好手,捉的泥螺无沙,边子成黄颜色,出名的黄边泥螺,四乡八村的人都闻名到他家买黄泥螺吃。

西村农户中有个姓孙的小农人家,农历小满后,田里收了干蚕豆,在锅里用油炒一炒,撒点上盐当小菜吃,姓孙的喜欢唱山歌,炎热的夏天傍晚,背上搭条毛巾,手里捧碗新麦粥,蹲在桌子旁唱:“日落西山吃夜饭,八仙桌搬到场心里来,曝盐咸瓜搁在碗口上,早泥螺吃出响声来。”种田人称炒盐蚕豆为早泥罗,蚕豆和泥螺模样大小差不多,黄瓜也是自家田里采摘的,放在自制的酱缸里还没有腌透,就拿出来洗一洗配饭吃,这是当年沙地农家自产自销、自娱自乐的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孙家有个孩子叫孙勤耕,读书很用功,有时也跟海户人家的同学到海滩去捉螃蟹、扒文蛤。这一年学校放暑假,他跟倪大海出海去捉泥螺,正巧下了一场雷阵雨,阵雨后烈日当空,海滩上一下子冒出密密麻麻的泥螺,伸长柔软的身子在滩地上蠕动,一眼望去,像是无数颗蚕豆撒在沙滩上,他又兴奋又好奇,用纱网捞,用双手捧着齐脚背的海水,不停地捧呀捞呀,日头渐渐西下,不知不觉大海开始涨潮,刚才还踢脚背的水,一支烟功夫涨到了小腿,可孙勤耕还沉浸在捕捉的欢乐中,有人匆匆从他身旁穿过,也全然不知,直到腿酸直起腰一看才警觉起来,急急地喊:“大叔,倪大叔。”却不见了倪大叔人影,四周已是一片汪洋,分不清东南西北,孙勤耕慌了,丢下装着泥螺的网兜,撒腿就跑,走了一段,迎面碰上倪大

叔,大叔说:“小孙,你往哪里去?”耕勤如遇救星:“大叔潮水上来了,我们快回家吧。”大叔大声说:“你跑反了,跑错方向了,前面是大海,是深水区,快跟我走。”说完拉着孙勤勤大步向岸边奔去。

当他俩跨上岸顶时,身后的潮水一波接一波,一浪高过一浪,呼啸着涌到岸坡,在石坡上溅起一人高的水花。孙勤勤跑得又急又惊,已是满头大汗,倪大叔却不慌不忙解下盘在头上的蓝头巾,替他擦汗,头巾是跑海人作业时用来藏火柴香烟的,大叔一边擦一边安慰:“别急别慌,今天大潮汛,潮来得快,遇到这种情况,小伙子你一定要记好,下海时你是面对大海,回岸时,你要转身反向走,常跑海的还辨别水流,水流来的方向是大海,往前流的方向是岸,双脚踩在滩水里,能感受得出来。”孙勤勤听了,惊得话也说不出,连连向大叔磕头致谢,心里想,要不是今天碰上大叔,一条命要葬送大海啦,想吃泥螺差点被泥螺吃掉,他不敢再想下去。

回村的路上,大叔跟小张讲了他的许多经历,他年轻时上过船,撒过网,捕过鱼,后来对泥螺有兴趣,干脆就干起泥螺专业户了。到了家,倪大海从筐里倒出一团活胖胖的泥螺放在盆里,撒上一点盐,用手翻兜一会儿,倒在稀眼淘箩里,滤去黏糊糊的水沫,再撒上点盐,搅拌过滤,直到把泥螺身上的黏液洗净,他边做边介绍:“长江口海滩的泥螺有沙泥螺和黄泥螺两种,沙泥螺生长在沙泥滩,黄泥螺生长在黄泥滩,沙泥螺吃沙泥,肚子里有沙,捉回来必须放在盛有海水的盆里,海水是咸的,它吸着海水,慢慢会把肚子里沙子逐渐吐出来,家里没有海水,清水里放点盐也行,这道工序叫退沙,退沙后再打去身上的黏液,用清水过滤后,放盐、姜等调料就可以食用了,不经退沙或放盐不当,沙退不尽,放到嘴里,吃到的不是泥螺肉,是泥螺沙子。”大叔把滤

好的泥螺送给小孙:“这是黄泥螺,捉黄泥螺必须跨过一道泓到外沙黄泥滩去抓,它吃的是黄泥,不需要退沙,农历芒种后,黄泥螺肚里就有蛋黄了,黄澄澄的吃起来更肥美。”

自从结识了倪大叔后,孙倪两家来往就密切了。小孙常给倪大叔送去新鲜的蔬菜瓜果,倪大叔每次给小孙家一盆黄泥螺。后来的孙勤勤到外地求学,毕业后分在县人民医院工作,很少回家,但凡有家乡人去,他总要询问倪大海的消息。一天,一个邻居告诉他,倪大海病了,一只眼睛上了白衣,看不见东西了。孙勤勤心里挂挂,抽个星期天回趟老家,走进大叔的家,屋子很暗,大叔躺在床头,伸出手握住小孙说:“大叔眼睛看不见了,不能出海捉泥螺给你吃了。”他叹口气,自言自语地说:“要么我泥螺捉多了,泥螺精作怪,叫我害这泥螺壳病。”小孙明白,这是乡间俗语。眼睛上了白衣,如同变质的泥螺,泛出白壳,民间把这种眼病称泥螺壳病。他安慰大叔:“不要信邪,哪有什么泥螺精,这是常见的白内障病,我们医院有最好的眼科医生,可以治好你的眼病。”小孙把大叔接到医院,安排在眼科病房,医护人员知道他们的关系,像对待长辈一样为他精心手术、护理。不久,大叔重见光明。出院那天,小孙送他回家说:“大叔年纪大了,不要再下海捉泥螺了,你的生活我负责。”大叔点点头,笑笑,眼睛眯成一条缝,从眼角淌下一行泪水。

可是不久,小孙又收到大叔托人带来的一小罐黄泥螺,小孙给医院的同事们共同品尝。他从盘里捡出一粒泥螺,凝神片刻脱口吟出:“粒粒黄泥螺,相识生死交!”感叹道:“我与倪大叔是生死之交啊!”又说:“我们乡间有许多人常年在外地,甚至在国外打拼,常思念家乡的海鲜黄泥螺。每次回来总要到倪大叔那里装两罐随身带去,不能回来的也要托亲友邮寄过去,家乡的泥螺是他们割不断的乡情。”此时众人吃泥螺,真的吃出味来了。

灯  
下  
漫  
笔